

道德想象力、正当理性与秩序：拉塞尔·柯克自由教育思想释读

王 晨 景珊珊

[摘 要] 拉塞尔·柯克是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古典自由教育的倡导者，他的自由教育思想通过对道德想象力、正当理性与秩序关系的诠释，构建出了保守主义视域下的自由教育观。柯克认为自由教育的目的是道德想象力与正当理性的发展，其中以道德想象力的培养为核心，以正当理性的发展为指引；基于自由教育的目的，作为道德想象力的表达的文献学习构成自由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在自由教育的实际结果上，自由教育最终使人形成内在的心灵秩序和外在的共同体秩序；在自由教育的维护和实施上，自由艺术学院是自由教育的最佳场所，只有在这样的机构中自由教育才能得到保存和复兴。

[关键词] 拉塞尔·柯克；自由教育；道德想象力；正当理性；秩序

[作者简介] 王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 100875）

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 1918-1994）是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社会和文学评论家，古典自由教育的倡导者。柯克作为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人^[1]，在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是20世纪政治理论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该书使得美国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化，催化了新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里根总统称他是知识分子的领袖之一，“通过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思想，他帮助保守主义政治家赢得了1980年美国大选”^[2]。尼克松总统也称是他的崇拜者。1989年，柯克被授予总统公民奖章。他逝世后，人们赋予了他“有序化自由的传道者”“真理的骑士”“保守主义先生”等头衔称谓，并为其成立了拉塞尔·柯克研究中心。

柯克致力保守主义事业的同时，持续关注教育四十余年，有着比较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著有《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高等教育的衰落与复兴》（Decadence and Renewal in the Higher Learning）等教育论著。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约翰·帕福德（John M. Pafford）所言，“柯克对教育的兴趣是居于优先位置的，他持续关注教育现状，探讨教育问题，并思考如何才能让教育变得更好”^[3]。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学者彼得·斯坦利斯（Peter J. Stanlis）也评论到“柯克最常关注、反复提及同时也怀投最多情感的就是高等教育日益衰落的问题，或许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承担美国高等教育的保守主义评论家这一艰难的角色”^[4]。

与其在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界的显赫地位和影响相仿，他的教育思想在美国实用主义、民主主义等盛行的教育大环境下，还是具有不小的影响力。当前，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在国内学界逐渐受到关注，但尚未出现对其教育思想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柯克的教育思想建立于其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根基之上，具有独特涵义。本文将主要对其所秉持的自由教育思想进行释读，以期呈现其保守主义机理之下的教育运思，这对当下我们进一步深化理解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教育关系，重新批判性地认识西方自由教育与其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一、自由教育的思想基础：保守主义哲学

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其理论奠基人是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伯克在法国大革命第二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宣言书。该书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上，提出了保守主义的基本信念和原则。伯克之后，保守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流派，保守主义之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一般而言，保守主义认为信仰高于理性，传统高于科学，等级高于平等，自由高于权利，神的法则或自然法高于世俗法。保守主义反对激烈的变革（但并不反对进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社会救助和福利国家，认为社会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等。作为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柯克所理解的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思想状态与角色类型，一种看待公民社会秩序的方式。保守主义能够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的政治艺术，是有机会去坚持一种古老可爱的人性，是自觉参与对秩序、正义、自由的捍卫^[5]，以此来保护人类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公民社会的基业^[6]。

在保守主义思想阵营内部也存在着不同观念间的分歧，其所强调的特定原则也会随着时代环境及其必要性而变化，因此柯克指明概括出保守主义信条的所有内容目录是不太可能的，但仍有一些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均赞同的普遍原则。据此，柯克归纳出理解保守主义实质的核心原则如下。

在柯克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中^[7]，首要的是保守主义对一种持久的道德秩序的信奉。秩序问题自保守主义成为一个政治术语开始，就成为保守主义者的首要关注点。柯克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秩序，一种是内在的心灵秩序，一种是外在的共同体秩序。如果人人都受一种持久的道德秩序支配，拥有强烈的是非感，个体坚信正义与荣誉，那么社会就是一个良善的社会。反之，如果社会的道德沦丧，忽视传统规范，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败坏的社会。保守主义因此追随习俗（custom）、惯例（convention）和连续性（continuity），遵循常规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escription)。因为古老的习俗使人和平共处；惯例得以避免人类对权利与义务的永久争论，而法律正是惯例的主体；连续性则意指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连接的方式，它是文明与传统得以延续的保障，一旦缺乏这种世代之间的连接，人类生活的意义也将随之消逝；而常规原则作为群体智慧的结晶，是从世代相承的惯例和协定中发展出来的习惯性权利，它超越了个人判断与个人理性的狭隘，使当代人得以站在世代先人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总而言之，保守主义确信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志与道德秩序，它使得权利和义务之间得以建立永恒的连接，将伟人和凡人、活人与死人联为一体。宗教和道德问题是其他诸问题的本源，因此仅仅依凭一时一地之人的狭隘理性是无法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的。

审慎（Prudence）是保守主义的另一重要原则。审慎更像是一种风格或品性。它一方面表明保守主义对待任何的公共举措都以长远的可能后果而非以当前优势或受欢迎程度来作判断，任何行动之前都要作充分的思考，衡量各种可能后果，平衡各种群体的诉求和利益，也即，人类需要审慎来约束权力和激情。另一方面，审慎也体现于保守主义对永恒与变化的理解。在一个富有活力的社会中，变化与维持均是必要的，关键在于调和二者的关系，在维持传统的同时，应促进审慎的进步与变化。习俗、惯例和连续性等的保存也需要审慎地看待变化。保守主义还认为人类是不完美的，指出人的本性有着某些不可纠正的严重缺陷，人类的创生不是为了追求完美，也没有完美的社会秩序存在，对乌托邦的追求终将幻灭。我们能够寻求的是一个可容忍的有序、正义和自由的社会。

此外，保守主义也秉持多样与差异性原则，承认差别秩序、等级、不平等的现实存在。柯克将其视为高级文明的应然属性，一个健康、富有活力社会的本质特性。因此他反对漠视人的个体性及自由选择的整齐划一、均质化民主、集权化的政治权威，主张自愿性的共同体（voluntary community）、反对非自愿性的集体主义（involuntary collectivism）。因此保守主义也强调私有财产与自由之间的密不可分。私有财产代表着一个人的自由，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利能够使人更乐于接受相应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从而文化社会秩序的构建才得以可能。

上述原则阐释了保守主义的精神特质，是每一个保守主义者都应信守的原则。而要理解和捍卫保守主义，除了要奉持保守主义的信条外，也应识别和对抗反保守主义的思潮和立场。为此，柯克明确指出了作为与上述保守主义信念相冲突与对立的几大激进的思想阵营，即18世纪启蒙运动者的理性主义、卢梭及其盟友的浪漫解放思想、边沁学派的功利主义、孔德学派的实证主义、早期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集体主义的物质主义和以达尔文主义为首的科学教义。^[8]这些激进思潮有着腐蚀和破坏保守主义信仰的共同旨趣，即信奉人的可完善性和社会进步的无限

性，将人塑造成神，否认人类有趋于暴力与恶的自然倾向；蔑视传统、拒斥基督教，将人的理性、冲动与物质决定论视为谋取幸福的指南；主张政治与经济均等化，蔑视秩序和权利，主张尽可能的直接民主，质疑甚至试图全面根除私有财产制。柯克的保守主义始终致力于反抗上述思想观念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侵蚀。

这些保守主义哲学的核心观念成为贯穿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经脉”，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的思考与理论建构都根源于此，柯克认为教育应建立在真理的确定性且宗教真理为一切善之源泉的基础之上，教育应该教会我们从先人的智慧中获益。因此，其教育的基本观点与其保守主义原则相一致，是构成其保守主义重要观念的一部分。正是在此基础上，柯克进一步提出了保守主义的自由教育观念。

二、自由教育的目的：道德想象力与正当理性的发展

众所周知，20世纪后半叶，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保守主义自由教育思想，主要是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布卢姆（Allan Bloom）为核心人物的施特劳斯学派与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阿德勒（Mortimer Jerome Adler）为核心人物的永恒主义流派为代表。而柯克与上述两者的保守主义自由教育理念都有所区别。

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根源其古典政治哲学思想，自由教育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方式，蕴含着对德性生活与良善政制的追求，是一种具有“精英”属性的“少数人”的古典自由教育。哈钦斯所倡导的自由教育，尽管依托于伟大著作的学习，但其核心是对人的理性的追求和民主社会的构建，是一种“大众”属性的“每个人”的现代自由教育。区别于施特劳斯，柯克不以良善政制为终极目标追求精英式的少数人的自由教育，柯克也不赞同哈钦斯以理性为核心的自由教育观。柯克认为哈钦斯过于注重纯粹理性的作用，脱离传统和惯例，忽视道德价值的传授。可以说，尽管同为美国保守主义自由教育一脉，但柯克与施特劳斯、哈钦斯等人进入自由教育的路径和对自由教育内在机理的解析是截然不同的，柯克呈现出了保守主义自由教育的新面向。

柯克的自由教育理念植根于源自古希腊的古典自由教育观，其对教育的认知首先是内在论的，教育根本上是个体内在生长完善的需要，而非出于社会价值和功用之需，教育的真正目标正是柏拉图所宣扬的智慧和美德。具体而言，自由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个体自身发展出正当理性和道德想象力。

（一）以道德想象力的培养为核心

道德想象力的发展是自由教育的核心目的。柯克认为想象力主宰着世界，塑造着人的情感和理解力。惠特尼（Gleaves Whitney）将柯克的想象力归为五种：“人类需要历史想象力去理解人类已经是什么，政治想象力去理解人类能够做什

么，道德想象力去辨别人类应该是什么，诗歌想象力去认知如何运用人类的创造能量，先知想象力去预言人类将要做什么，给予他们应该作出的选择”^[9]。在柯克所论述的想象力中，道德想象力是核心，“它是直觉、天性、想象力和经验的结合，推动人类去应去之地，成为应为之样”^[10]，是对抗卢梭式的田园诗想象力和物质主义的恶魔想象力^[11]以及极权主义、虚无主义等唯一有效的武器。

在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中，道德想象力这个词首次出现于伯克的《法国革命论》。柯克指出尽管柏拉图、维吉尔、奥古斯汀、但丁等都含蓄地认识到了道德想象力，但是伯克创造了这个词，他直觉地抓住了它作为一种道德洞察力的核心重要性。作为一种能够超越个人经验和短暂事物约束的道德感知力量，伯克在其政治思想中援用道德想象力去保卫欧洲的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伯克认为文学和学识如果剥夺了道德想象力就是空洞的，缺乏这种想象力，“我们就会从理性、秩序、和平、美德和富有成效的忏悔中被抛到疯狂、不和、混乱和徒劳悲伤的敌对世界”。^[12]

继伯克之后，美国新人文主义的代表性思想家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发展了对道德想象力的理解。作为伯克的学生，“没有人像白璧德一样抓住了道德想象力对于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性”^[13]，白璧德相信伯克看到了“生活的智慧存在于过去经验的想象性假定中”的价值。白璧德把这种想象力概念化为一种对低级冲动的审查，反对功利的想象力和卢梭的田园诗想象力，白璧德认为道德想象力受对人专制意志的内在审查之否决力量规制，这种内在审查促使人的道德想象力产生它真正目标的实在图像。与白璧德一样，作为伯克思想承继者的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 Eliot）也是道德想象力的主要拥趸。作为20世纪最受赞誉的文学家和诗人，艾略特通过文学形式向世人传达发展道德想象力的重要性。因此柯克推崇艾略特的思想，认为艾略特的抱负既不是使过去具体化，也不是要寻求某些抽象的关于人间完美的可能性，而是致力于对秩序的恢复。

植根于伯克、白璧德、艾略特的思想基础上，道德想象力最终被柯克认识和进一步发展，“道德想象力是人在混乱的诸事中认知道德真理和永恒法（abiding law）的能力。它是一种奇特的能力，能够超越欲望和私利的阻碍辨别伟大、公正和自由”^[14]。这种想象力与著名保守主义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推理感（Illative Sense）概念具有同质性，纽曼思想中的推理感是指“进行理性思考和确定其自身理性推理的思维，并非任何词语和命题的技术性手段。它是一种自然的推理能力，不依赖任何可见的规律”。他说：“心灵本身要比它所表现的更为丰富多彩和活力恣意，只有在心灵的渗透与微妙作用之下，言辞论证与具体结论之间的界限才会消失。汇集的或然性的限度在哪里，多少理由才算足够的理由？这是科学不能决定的事，只有心灵能予决定。”^[15]

当这种判定和论断的能力处于完美状态时，即是推理感。它“所采用的推理方法高于逻辑，是我们推理对错的终极检验，其势能和纯度在每个人身上都各有不同，而真正的智力提升即在于强化与完善推理感”^[16]。不过，柯克指出这种推理感在所有人身上都可能会犯错，其作出的假设可能基于错误的思想元素，因而导致失误。因此，我们必须参照权威来纠正我们自身推理感的这种缺陷，因为权威是“某种经过过滤的集体推理感，能够清除个人的失误”。^[17]而重视权威并参照权威的智慧引导，这正是柯克道德想象力对纽曼推理感的补充和发展之处。道德想象力作为通往智慧的路径，从传统智慧遗产中形成的权威知识中汲取力量，使思考者能够从个人经验的狭隘局限和个人理性的谬论中解放出来，使人逃离唯我论（solipsism）的陷阱，并意识到道德秩序是超越个人经验或时代环境的事物，能够“引人回归道德中心或者永恒之物（the permanent things）”^[18]。

在柯克的认知中，自然法（natural law）就是道德想象力。他表示，“自然法应被理解为道德想象力，它使我们能够通过理性，参照普遍的道德原则，人道地运用习惯法和成文法”^[19]。实际上，这是柯克在道德想象力的理性与道德价值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它的实践价值。自然法不仅仅是政治家和法学家的指南。它主要是指对人的管理——对你我来说，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约束意志和欲望。自然法并不是我们强加给他人的苛刻准则，相反，它是一种道德知识，也许是与生俱来的，通过正当理性的运作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一个人的想象力越丰富，他就越能理解自然法的本质，就越能理解它的必然性。^[20]从这个意义上，柯克将道德想象力的实践性指向了自然法，自然法作为道德想象力的实体性的现实呈现，在人的个体与社会实践生活中给予人价值判断和合理化行动的指导。

自人类社会开始，自然法就与人的尊严和人类经验的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按照西塞罗的说法，自然法是阐释人们借以构建共同体生活规则的道德原则。在基督教世界，自然法被认为是一套不成文的规则，它依靠普遍的良知和常识，通过正当理性来确定。柯克指出自然法可以被定义为“由某种超越政治国家的权威确立的一套松散的行动规则体系。这些规则被认为是源自神圣的律令，源自人性，或者源自人类长期的共同体经验”^[21]，它不是成文的法典，而是以人类普遍规范为参照实现正义的手段。自然法“不仅是道德以及一切社会与政治体制之基础，也是用以评判这些体制好坏的最高准则”^[22]。柯克所言的道德想象力，正是通过对道德真理和永恒法的理解，进而在现实生活中付诸于对自然法的有效运用。自然法作为更崇高持久的准则，它对应于永久善与公正的事物，为个体与社会行动提供一般的原则，从而引导人趋善避恶，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化解纷争，达至个体与社会正义，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道德想象力在价值理解上关注人类本性的尊严，引导我们达至智慧和美德，是恢复个体心灵和共同体秩序的关键，使人类懂得“人之为人”的真意；在实践理解上，道德想象力付诸于自然法，实现个体与社会的伟大、公正和自由。因此，对人的道德想象力的培育成为柯克自由教育观的核心意涵，自由教育的终极目的即在于人的道德价值秩序感的理解和获得。

（二）以正当理性的发展为指引

柯克将道德想象力视为给予人类状况和卓越规范的知识洞见，并给予其很高的重要性，使他受到了过度抨击理性的谴责，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贬低理性，“世上所有好的意图，如果不伴随正当理性，那么只会作为地狱中的铺路石被利用”^[23]。柯克所批评的是一种特定类型或品质的理性，他称之为“污化的理性”

（defecated rationality）。这种理性是“私人理性的宝库和资本，区别于我们先人的道德智慧，区别于宗教、传统、习俗、惯例、虔敬和荣誉”^[24]，是以牺牲心灵和共同体秩序为代价的私人判断的喜悦和快乐主义。这种理性有着对智力和进步的无尽信念，但也因此与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和先人智慧断裂了。实际上，这是私人理性的膨胀、过度化运用所导致的对理性的滥用，是一种否定道德价值的个人理性的“狂热病”。

柯克指明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是由正当理性确定的个人道德价值感的传授，这其中明确了正当理性和道德想象力二者的关系。在任何时代，大学的工作都不是纯粹智力或纯粹道德的，而是智力成就与道德价值的结合，因此道德想象力和正当理性的发展是自由教育的一体两面。正当理性的发展是作为达到道德目的之智力手段，道德想象力是使人形成道德价值感的核心所在，而道德想象力的发展需要正当理性的指引。柯克指出“一个真正的人所需要的是对思维的真正训练与习得，它们使得他成为一个具有理性的人”^[25]，这种对思维的智性训练所形成的理性，要求脱离纯粹的私人理性的偏狭，是对理性中正、适度、合理的运用，是能够超越于个人经验和感觉之上受到更高原则约束的智慧，是如纽曼所言的一种受智性学科训练的哲学的思维方式，能够带给人“自由、公平、冷静、温和与智慧”^[26]。通过这种正当理性的运用，人类得以获得整全的判断力，能够辨明是非，调控人的欲望、抑制激情和偏见，使人更好地认知道德真理，进而通过对道德价值感的确定来规范人内在心灵的秩序，并指导和作用于外在共同体的秩序。同时，正当理性也不能脱离道德价值而存在，在二者的地位和重要性上，道德价值要优先于理性。纯粹地强调知识理性、拒斥道德价值将无法使人认知到人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物，只能让人陷入唯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迷狂之中，让人忽视传统价值，蔑视人类集体的经验智慧以及道德律令。因而，在柯

克看来，正当理性在自由教育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是作为不言自明的智力手段，是为道德价值感的获得作智力上的指引的。

三、自由教育的核心：以自然法和历史为中心的文献学习

柯克所秉持的自由教育以道德想象力的培养为核心目的，而文献学习（literature learning）^[27]作为自由教育的主要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柯克认为道德想象力的发展来源于对规范的感知，而规范意识可以通过文献的学习而赋予人。文献中蕴含着指导人类的最持久和核心的永恒规范，正是通过文献，道德想象力得以获得最集中的体现与表达，因而，文献学习是自由教育的主要途径。

（一）规范：道德想象力之源

柯克指出规范是在上帝与人之间，在先人、今人和后人之间制定的永久社会契约，“意味着私人和公共行为的永久性标准”。^[28]它是一种自然法，是人之和事物之法，是人类本质与行为的原则，是公共德行的方式，是人的内外在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可以说，规范是道德想象力的来源。

规范源自传统的指导人类行为的标准。在最为重要的传统遗产中蕴含着人类应该遵循的永久规范。柯克指出美国文化和文明社会秩序与现代欧洲文明共享同样的遗产，其中最主要的是基督教信仰、罗马和中世纪有序自由的政治法律以及伟大西方文献的连续性，这些文明遗产中蕴含着人类所应遵循的最为核心和重要的规范，柯克称其为永恒之物，它们都是永久的规范真理，是权威知识。没有这些权威知识，我们不能够保持或重新获得规范原则。只有恢复规范真理，我们才能从瓦解的力量中拯救自己。真正与大学相关的事物就是永恒之物，它们保护了未被现代主义之风和现代技术所肢解破坏的知识本体。

这些产生规范知识的文明遗产能否保存取决于大众的规范意识，这就需要我们z从这些文明遗产中去不断感知规范，为此，柯克指出了获取规范认知的三种主要途径。一是启示。关于信仰和道德的知识主要来源是神圣的启示。柯克认为任何文明的所有重要方面都源于宗教，“在世界各地过去的每一文明中，文化习俗——它们的传统风俗、看待人类状况的方式、道德原则——的主要来源是宗教信仰”^[29]，宗教是文明的核心。二是习俗或常识。大部分的规范来源于我们人类的经验，习俗是一个民族集体经验的表达，常识是对首要原则的一致或普遍的认同，二者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三是先知的洞见。先知是伟大传统的预言者，是各时代的伟大思想者，他们能够深刻认识人类状况，通过阐述永恒之物，能够穿透历史的瞬息变化向更广大的世界传递永恒感。^[30]基于此，通过对规范的感知，我们将知道存在着人类和事物的规律，而我们需要遵循这些规律行事。

（二）文献学习：道德想象力之表达

柯克表示规范来源于先人的集体智慧与传统遗产,超越于个体的时代局限与狭隘经验,个体不能创造也不能毁坏重要的规范,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唤醒对规范的存在意识,承认有超越私人理性的个体和公共行为的永久标准。这种对规范意识的唤醒与觉知,就是道德想象力的习得过程,而在柯克看来,文献学习是其主要方式,“文献是帮助我们形成规范意识的事物,它就是为了活跃道德想象力”^[31]。

柯克将文献视为“社会的呼吸”,文献通过想象力来唤醒我们认识真理,通过象征、图像、比喻、寓言、幻想和生动的事例等,引导我们达至美与正义,文献艺术的每一种主要形式都认为规范是人类本性更深刻的主题,都是去探究人类心灵并寻找其内在道德律,“文献的目的是道德的,教会我们真正的人意味着什么”。^[32]文献能够向成长中的一代人传递道德原则、重要标准以及构成人类集体智慧和先人形式化了的智慧的想象性创造。真正的文献启示与永恒之物相关,它能够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人“什么是真正的人”的认知感和数世纪间伟大人物的想象力传递给我们文明的知识,给予人关于人类本质和价值的观念,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使社会不仅仅是生产—消费的综合体。

柯克认为文献学习才是培养道德想象力,向新一代人传递道德价值感的主要方式。文献是人学,它包含着启示、习俗、常识、先知的洞见,涵盖了洞察人类社会问题与本质的永久规范,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为此,柯克提出从三四岁到大学阶段,文献学习可以与四类由低级别向高级别阅读的文献形式相对应。^[33]第一类为奇幻故事。作为最初阶段的文献阅读形式,童话、寓言、神话故事能够激发儿童的道德想象力。奇幻故事能够生发敬畏感,它也是引人进行哲学思考的开端。第二类为叙述史和传记。历史阅读能够培养人的历史想象力,提高人的评判能力,使人学会正确认识人类自身。阅读伟大人物的生平,则能够让看到人之为人标准,有助于引导我们去过体面的生活。第三类为思辨散文和诗化小说。柯克认为,某种意义上伟大的小说和诗歌比哲学与神学更能教给人规范,因为这些文献形式中富含着理解人类本性的丰富经验。第四类为哲学和神学。这是最高级别的文献学习,其特点是受逻辑洗练的抽象与概括,用来发展人的哲学的思维习惯,这类文献形式能够告诉我们关于人类和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尽管美德与智慧并不是同一的,但文献给予想象力和理性一个道德的倾向(moral bent)”^[34]。可以说,文献将人的道德想象力与正当理性的发展糅合在一起,使人最终得以适应和应对生活的必然性。文献对个人品质和共同体的政治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也将赋予人们一种道德和智力上的共同文化,由此一个民族得以享有共同的遗产并通过思想作品凝聚在一起。文献还给予人对自然法和历史意识的理解。正如柯克所言,永久规范即是一种自然法,文献对道德想象力

的培养，也意在使人获得对自然法的恰切理解和运用。文献能够将道德想象力与其所处时代的人类境况连接起来，通过在启示、权威和历史经验中蕴含的规范知识，帮助我们形成理解和实践自然法的能力，从而给予我们道德、品位和政治上的引导。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容的伟大文献样态揭示了道德想象力的多样性，道德想象力一代又一代地被重新表达并传递给人类。因而通过道德想象力的发展，文献能够基于历史与自身时代境遇赋予人们对自然法以合理解，从而指导人的个体与社会行动。

历史和传统是柯克理解人类社会的核心，柯克重视人的历史意识感或者说历史想象力的形成，从而人得以在历史中理解传统。历史想象力试图追溯人类随时间而经历的变化和连续性。利用这种想象力，人类能够检验历史环境，将短暂事物与持久状况区分开来，能够在过去中为当前问题找到答案，能够平衡两种危险的现代性诱惑，即狭隘的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和对新奇事物的痴迷。柯克认为好的历史将唤起人类关于连续性的现实以及当代人对前代和后继者的责任，道德想象力和历史的结合即发生在个体行动改变历史的进程之中，使人从过去之中发掘现在的来源，体认传统的规范价值，引导人以自身行为和选择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向善。

四、自由教育的功用：人之秩序的确立

除了从教育的内在角度来论述自由教育价值，柯克还从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要求的外在层面探讨了自由教育的作用。这也即是自由教育对道德想象力和正当理性之培养的自然结果，即人的内在秩序和共同体外在秩序的形成。柯克明确表示“自由教育在用有序对抗无序方面是保守主义的，在它的实际影响上，自由教育为心灵和共同体的秩序效力”^[35]。

柯克指出我们的社会通过秩序紧密地团结为一体，“秩序是我们遵循的道路或模式，通过此我们带着目的和意义活着”^[36]。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共同体，秩序意味着系统、和谐的组织。秩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心灵中的秩序，也即道德秩序；一是共同体中的秩序，也即宪法秩序或文明社会秩序。^[37]柯克认为秩序是人在黑暗中的指引，是人与社会的“第一需要”。一个人与自我和他者相处的前提基础是对秩序的理解，“如果我们缺乏在心灵与社会中的秩序，我们将居住于没有任何秩序的黑暗之陆，死亡阴影之地，在那里光亮也如同黑暗一样”^[38]。秩序是心灵的第一需要，除非我们能够认识到支配我们自身内在秩序的某些原则，否则我们将不可能去爱我们应爱之物。秩序是共同体的第一需要，除非我们认识到行使正义的秩序的某些原则，否则我们将不能与他人和平共处。如果心灵失序，我们将陷入失范之中，如果共同体序，我们则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的持久发展依赖于这两种不可分割的秩序。“好的社会是以高程度的秩序、公正和自

由为标志的，在三者中，秩序居于主导”^[39]，秩序是实现社会的公正、自由的保障。柯克指出正义的起源在法律之中，法律是文明社会秩序的现实运作，只有一个良好的文明社会秩序得到实现，正义才能实施。秩序也是自由的前提，一个人的自由程度，是由其私欲与永久规范相一致的程度决定的，自由需与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原则相一致，否则自由将不会长久。

柯克指出高等教育应须传承与活跃现代文明，培养各行业拥有正当理性和道德想象力的人。实际上，通过道德想象力和正当理性的发展，高等教育意在出于个人自身的利益培养人心灵的秩序，出于普遍的利益培养共同体的秩序。自由教育最终实现的是人的秩序化，使人成为从传统遗产中汲取规范真理的“秩序化”的人。

这种由自由教育而来的“秩序化”的人包含两个向度。一是个体心灵的秩序化，二是人在共同体中的秩序化。心灵的秩序化是将人的激情与欲望置于道德命令的训诫影响之下，通过理性指导个体意志与欲望，使人能够认知事物价值与道德真理，体认到至高无上的价值本体，赋予存在以目的，赋予行为以动机。人在共同体中的秩序化意味着通过对正义、自由和公共善的理解，明确人在共同体中某些义务的履行和某些权利的享有以及对社会等级和功能的理解和组织。在二者的关系上，心灵的秩序是第一位的，它维护和塑造共同体的秩序，社会政治秩序是心灵的产物，社会和个人失序的根源存在于心灵的缺陷中，如果社会成员在精神上失序，外在共同体的秩序也不能持久。同时共同体秩序的有效发挥为个人秩序提供保障，柯克认为如果社会陷入普遍的失序，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也将不复存在。因此，这种个体内在与外在的秩序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高程度的私人道德秩序，法律的统治将不能在这个国家普及，没有政治的有序模式，个体的私人性格将陷入毁灭性的自我之中”^[40]。因此，柯克指出遵照永恒秩序生活，我们将生活在幸福和安宁中，向生活能给予我们的事物之外索求更多，我们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学院和大学的建立正是希望这些机构能够帮助新一代人朝向心灵的秩序和共同体的秩序。

五、自由教育的最佳场所：自由艺术学院

柯克依据自由教育理念提出了在现实中应如何维护和发展自由教育的问题。他认为相对于现实中巨型大学（Behemoth University）的涌现，小规模、具有人文和宗教传统的自由艺术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是实现自由教育的最佳场所，自由教育只有在这样的机构中才能得到保存和复兴。

学院应该如何去做，我们能够做什么，柯克认为白璧德在《文学与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一书中已经简明地表达了。正如白璧德视人文传统为大学的指导精神，柯克也表示文献学习是大学的主要教育方式，

学院应该是文献学习的场所^[41]，通过以伟大文献为中心的理性学科（intellectual disciplines）的学习，激发新一代人的道德想象力，以此教会我们理解人类的悲喜，用理性引导自身，超越物质欲望并以长远的观念审视人类社会，认识到我们是更大的连续体和本质的一部分并承担对前人和后人的责任。实际上，学院教给学生的是终身自我教育的方法，它能够帮助学生去认识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因此，学院的课程设计应以发展正当理性和唤醒道德想象力为目标，应排除职业化和社会化的课程。学院所开设的学科应该关注人的本质并能够使我们洞察自身在世界中的状况，从而给予人对现实的理解。这些主要学科包括道德哲学、人文文献、修辞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物理和高等数学、生物科学、古典与现代语言和文学、音乐和视觉艺术等，其他学科可以根据学院自身的资源增设，但增设的学科不应影响对这些主要的基础性智力科目的学习。同时，神学不应被剥离于课程之外，整个课程应弥漫于启示中。柯克将宗教视为教育和自由的源泉，他认为“不知道人类的创始者（宗教）的人不会有对真理的认可”。^[42]柯克也指出教育的最终问题是宗教问题，正如柏拉图认识到的，任何教育体系如果禁止神圣事物的讨论，那么它将不能触及目标并走向衰落。此外，学院应尽量减少选修制课程。柯克认为刚刚进入大学阶段的学生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缺乏对人与社会的洞察力，还不能够有效辨识最有价值的学科和知识体系，因此在课程上应该将基础性的智力学科作为必修课程，而不是提供大量“粗制滥造”的选修课程，放任学生偏离教育的真正目标。

基于学院的教育目的，进入学院学习的学生应该以智力兴趣和充分准备为基础，最主要的是学生应该有智力上的活力，具备文献学习能力，能够灵活运用所学，同时学院应该坚持小型化的规模，因为这样有助于形成学生与教师之间亲密的智力互动共同体，形成人文关怀的氛围。学院的入学标准也应该高于巨型大学，而不是与其拉平或低于它。此外，柯克也指出基础教育的质量必须提高。基础教育未能向大学输送大批合格的学生，这导致了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并没有为大学所必然涉及的抽象概念作好准备，学生的整体智力水平低，不能够达到大学智力训练的要求，因此基础教育应该在真正的智力学科的教学和道德想象力的提升上做改进^[43]，为学生在大学阶段更高级别的智力学习作好准备。学院的教师应该是真正致力于真理的保存与促进之人，在教师的遴选上，其对世界的经验或个人在特定领域的学术成就，应该优先于文凭（博士学位）或成果（一系列专业出版物）等评价标准。同时，学术自由的享有对教师也极为重要。柯克指出“学术自由是防止侵害特定的一群人追求真理的一种保卫，这些人致力于保存时代的思想遗产，扩展知识的疆域”^[44]。学术自由就是为了给学者反对干预其研究和教学提供一种保护，尽管这种保护从不完美，但“学术自由首要的重要性是它为个人

理性和想象力的最高发展，为通过对真理的理解达到心灵和思想的完善提供机会，无论这种发展和完善能否直接作用于民主社会”。^[45]每一种权利都有相应的义务，学术自由对应的义务则要求“学者必须献身于真理的保存与促进”^[46]。

自由艺术学院应该始终秉持通过智力方式达到道德目的的教育观，致力于人类的道德理解与人文领导力的发展，道德价值、文明传统以及理性对话传统是学院的重要部分。如果自由艺术学院不复存在了，美国文化的根基将被摧毁。柯克也认识到大学无法承担起向成长中的一代人传递道德价值理解的全部工作，道德价值的理解除了通过教育，也受到家庭与宗教等在个人成长中的早期因素影响，因此坚守传统的家庭观念与教育责任以及对宗教的敬畏也是大学通过智力方式达成道德目标的重要基础。

根据这一思路，他在将自由艺术学院作为自由教育的最佳场所的同时，也将巨型大学内以艺术或科学为中心的荣誉学院（honors college），不依托于实体校园、由来自国际范围内的各领域杰出学者（专家）与富有智力兴趣的学生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国际学院（International College），以及富有人文传统的宗教性学院作为实施自由教育的有益补充。

六、结语

柯克终其一生致力于捍卫永恒之物，致力于对秩序、公正、自由以及一种可容忍的道德秩序与文化遗产的保存，教育构成了这份保守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克对教育的分析结合了他对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等保守主义思想的理解。道德想象力、正当理性与秩序是柯克保守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观念，三者也贯穿于其对自由教育的内在思考之中，构成自由教育最核心的维度，拓宽了保守主义视域下自由教育的内涵，揭示了自由教育的新意蕴。他对道德想象力的理解对于我们重新认知自由教育的内涵具有新的启发，是柯克思想中值得深入关注的方面。秩序作为保守主义一以贯之重视的核心观念，柯克也将它视为自由教育的内在本质，构成了诠释自由教育理念的新面向。正当理性则更多地被柯克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底色”，内置于他对自由教育的思考中。

柯克在纽曼《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和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实践运用上找到了他教育哲学理想而现实的表达，二者的观念也契合了他对自由教育的体认。因柯克思路是实践和问题取向的，他的兴趣也更多体现在文学和历史，而非狭义的哲学上，因此他并未构建起社会与道德思想的严格认识论，这也使得他的教育思想并未呈现严格的理论体系特征，柯克更多是从具体层面剖析现实，广泛关注各层面的教育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而非精密、整全的理论体系建构，某种程度上，这也限制了其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柯克应该被提及的最明显而重要的事情是他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和谐一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按照他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生活，在个人自我与公共自我之间没有令人失望的分离。柯克在他的很多著作和文章中概括出的哲学被具体化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而他的日常生活对这种哲学的更深层意义提供了动态的注释。”^[47]自由教育作为柯克保守主义哲学的一部分，成为了他人生目标和个人生活的有力注脚和生动写照，当代的教育者从他的教育观念中应该能进一步地认识其保守主义思想的特性和本质，并且从更广阔的视域深化对西方自由教育意涵的理解。

注释：

[1]James E.Person, Russell Kirk: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a Conservative Mind (Lanham: Madison Books, 1999), 2.

[2]W.Wesley McDonald, Russell Kirk and the Age of Ide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4), 3.

[3]John M.Pafford, Russell Kirk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48.

[4]Peter J.Stanlis, “Prophe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collegiate Review 30, no.1 (1994): 76.

[5]Russell Kirk, The Politics of Prudence (Bryn Mawr: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1993), 26, 29.

[6]Russell Kirk, The Essential Russell Kirk: Selected Essays (Wilmington: ISI Books, 2007), 44.

[7]参见: Russell Kirk, The Politics of Prudence (Bryn Mawr: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1993), 17-25; 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86), 8-10.

[8]拉塞尔·柯克. 保守主义思想: 从伯克到艾略特[M]. 张大军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3.

[9]Gleaves Whitney, “The Swords of Imagination: Russell Kirk’s Battle with Modernity,” Modern Age 43, no.4 (2001): 312-320.

[10]Jonathan L.Jones, “A Rhetoric of Moral Imagination: The Persuasions of Russell Kirk” (PhD diss., Texas A&M University, 2009), 5.

[11]柯克指出，田园诗想象力主要以卢梭为代表，拒绝旧的教条和旧的习惯，为从责任

和习俗中解放的观念欢呼。这种想象力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让很多人迷恋，其通过忽视物质现实的存在，创造出虚假的乌托邦，最终也在幻灭和乏味中走向终结。恶魔想象力则在堕落和低于人类的状态中欢喜，将物质作为唯一的存在。这种想象力支配着今天大多数的流行小说，在电视上和剧场里这种想象力也炫耀和摆着姿势。

[12]Gleaves Whitney, "The Swords of Imagination: Russell Kirk's Battle with Modernity," *Modern Age* 43, no.4 (2001): 312-320.

[13]W.Wesley McDonald, *Russell Kirk and the Age of Ide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4), 3, 64.

[14]Russell Kirk, *Enemies of the Permanent Things: Observations of Abnormality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New Rochelle: Arlington House, 1969), 119.

[15]John H.Newman, *An Essay in Aid of a Grammar of Assent* (Garden City: Doubleday Image Book, 1955), 281-282.

[16]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86), 285.

[17]*Ibid.*, 286.

[18]Gerald J.Russello, *The Postmodern Imagination of Russell Kirk*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7), 56.

[19]Russell Kirk, *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91), 110.

[20]Russell Kirk, *Redeeming the Time* (Wilmington: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2006), 200.

[21]Russell Kirk, *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91), 110, 112.

[22]登特列夫. 自然法: 法律哲学导论[M]. 李日章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46.

[23]Russell Kirk, *Academic Freedom: An Essay in Definition* (Chicago: H.Regnery Co., 1955), 56.

[24]Russell Kirk, *Beyond the Dreams of Avarice: Essays of a Social Critic* (Chicago: H.Regnery Co., 1956), 154.

[25]Russell Kirk, *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Conservatism* (Ripon: Republic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1955), 89.

[26]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86), 290.

[27]Literature 的原初含义为书面作品,但显然不是所有书写下来用文字表达的作品都可以称为 Literature,而口头表达的杰出作品如演讲、吟唱史诗也可以称为 Literature。因此, Literature 往往进一步被定义为有着卓越表述形式并表达永恒或普遍利益思想观念的作品。传统而言,它首指那些能展现作者突出的意图和杰出的美学特征,并富有想象力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但柯克的 Literature 显然超越了这一传统定义,而指向人类所创造的对文明发展有所贡献的所有经典文献,其领域至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和神学等。

[28]Russell Kirk, *Enemies of the Permanent Things: Observations of Abnormality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New Rochelle: Arlington House, 1969), 20.

[29]Russell Kirk, *America's British Cultur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70.

[30]Russell Kirk, *Enemies of the Permanent Things: Observations of Abnormality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New Rochelle: Arlington House, 1969), 34-39.

[31]Russell Kirk, *The Essential Russell Kirk: Selected Essays* (Wilmington: ISI Books, 2007), 218.

[32]Ibid., 209.

[33]Russell Kirk, *Enemies of the Permanent Things: Observations of Abnormality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New Rochelle: Arlington House, 1969), 49-51.

[34]Russell Kirk, *Enemies of the Permanent Things: Observations of Abnormality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New Rochelle: Arlington House, 1969), 51.

[35]Russell Kirk, *The Essential Russell Kirk: Selected Essays* (Wilmington: ISI Books, 2007), 400.

[36]Russell Kirk, *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91), 3.

[37]Russell Kirk, *America's British Cultur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83.

[38]Russell Kirk, *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91), 3.

[39]Russell Kirk, *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91) , 6.

[40]Ibid.

[41]Russell Kirk, *The Intemperate Professor and Other Cultural Splenetic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54.

[42]Russell Kirk, *Academic Freedom: An Essay in Definition* (Chicago: H.Regnery Co., 1955) , 31.

[43]Russell Kirk, *The Politics of Prudence* (Bryn Mawr: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1993) , 248.

[44]Russell Kirk, *Academic Freedom: An Essay in Definition* (Chicago: H.Regnery Co., 1955) , 3.

[45]Ibid., 27.

[46]Russell Kirk, *The Intemperate Professor and Other Cultural Splenetic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5) , 7.

[47]Ian Boyd, "Russell Kirk: An Integrated Man," *Intercollegiate Review* 30, no.1 (1994): 18.

Moral Imagination, Right Reason and Order: An Interpretation of Russell Kirk's Liberal Education Thought

WANG Chen JING Shan-shan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Russel Kirk is a famous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st, historian and advocate of classical liberal education. Kirk constructs the liberal education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ervatism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moral imagination, right reason and order. Kirk considers that the purpose of liberal educ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imagination and right reason, which regards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imagination as the co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ight reason as the guidance.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liberal education, literature learning as the expression of moral imagination constitutes the main content of liberal education. In the practical result of liberal education, it finally forms the inner order of the soul and the outer order of the commonwealth. Regard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iberal education, the liberal

arts college is the best place for liberal education. Only in such an institution can liberal education be preserved and revived.

Key words: Russell Kirk; liberal education; moral imagination; right reason; order